

由溪至河

既然生活的本质无非泥沙俱下,不如现在取这片刻澄明的净水,我们先泡一盞茶来饮。至于河流会不会羡慕更为广阔的大海,我想是不会了,因为知道百川终究会汇入那包容一切的毫氍之境,而这一切不过生命的必然。

■ 李咏瑾

人一到了年纪,看到生机勃勃的少男少女,就和年轻时的心理有了一些细微的不同。我是说我自己,而今岁月如同激流过险滩,抓也抓不住地冲着40岁呼啸而去,于是不再像刚满30岁时底气不足地试图抓住青春的尾巴,也不会像20多岁时为高中生喊自己“阿姨”而动气。

就像安安稳稳地落座于办公室里那张早已被我坐旧的椅子,椅子正中与扶手早已在年深月久中磨损出各种轻微的塌陷,以至于坐上去后特别符合我的人体工程力学,于是,我就这样安稳落座,嵌进了岁月本该属于我的位置,成了一个踏踏实实的中年人。

我家附近就是一个知名的985大学,闲暇时一遛弯,不由自主就遛到了那里。

还是习惯像以前那样和年轻学子们挤在那个网红奶茶店前排队,还是习惯一边嚼着冰奶茶一边去旁边的潮牌一条街看衣服,当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,我并没有感觉自己和大学刚毕业时有什么不同,只是冰奶茶喝不了两口就开始胃痛,而那些颜色奶粉奶粉的少女服饰我特别喜欢,特别是那种钉着长短飘带的裤子,我上大学那会怎么就没有呢?可而今我再喜

欢,也明白这青春的喧哗早已如一阵花瓣拂过,不再属于我。如果强行要穿——我想起了我家楼下的广场舞领队,50多岁年纪,努着一股精气神,就穿着这样的飘带长裤搭配紧身小背心,满面浓妆,紫红的长发扎着两根马尾辫,音乐一响起来时跳舞的背影似乎依然年轻。有不堪其扰的住户刻薄其“扮嫩”,可我明白,她只是感觉到了岁月流逝的残酷,想用自己能拿得出的最好的状态,去竭力保留一点点青春的态度而已。

花在枝头不肯谢,并不是花的错,只是光彩早已留在了昨日。这样想的时候,我的目光从一件印着小熊图案的T恤上挪了开来。

到底青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逝的呢?我敢肯定并不是吹熄30岁生日蜡烛的那一刻。如果非要精确地计量,应该是我对人生“不焦虑”开始。事实上我年轻时一直处于无边无际的焦虑当中,而现在我早已走过青春悠长纵深的峡谷,常常以过来人的身份听着许多年轻人向我抱怨着他们当下的困扰:焦虑鸡肋一般的工作暗无光,焦虑自己所租住地方的偏僻简陋,焦虑感情上的空白与自欺欺人的懒惰,以及失眠、脱发、额头上的痘痘换了很多洗面奶都不见效……偏偏网络上不乏各种“优秀的年轻人”,年纪轻轻就达到很多人终其一生都难以企及的成就……一个年轻读者特别让我印象深刻,22岁时向我抱怨:“很害怕人生就此这样。”转眼她27岁,和我分享了一个特别打动人的细节:有一天,她买了一件很得意的白色外套,穿在身上去参加了一个烘焙教室的云朵蛋糕制作体验课,那天她特别幸运,烤

制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蛋糕。

当她小心翼翼地捧着这颗完美的、颤巍巍的、香气四溢的蛋糕走出教室所在的商场时,天色向晚,城市里巨大的霓虹不真实地依次亮起,她穿行在夜晚孤独的雾里,面对着空旷的天际,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情绪:真可惜,这么好的蛋糕再不吃就凉了,这么欣然的心情除了发朋友圈之外竟然不知与谁诉说、这么美好的年少穿着这件漂亮的白衣服却没有爱人来眼前一亮……此刻,多么希望有人能在背后叫着她的名字,她再惊喜回头——街上太热闹了,可彼此暧昧的人已经多年没了联系,爸妈远在家乡,好友奋斗在北上广,而她依然住在狭小的出租屋,供职的公司隐隐传来可能要倒闭的消息……青春即使再美好,她也迫不及待地想从这样的年华中逃离出去……

我不知道怎样安慰她,可能她需要的也只是倾听而已。事实上我年轻时也曾和她走过相同的幽暗森林,我也知道,豁然开朗的光亮终会出现在未来的岁月,只是现在的她还远远触碰不到而已——她只是刚刚听见了林中潺潺的水声,却还不知道该如何寻找那条洁净的小溪,并顺着它一路走向宽阔的下游……但是她不知道我羡慕她此刻所经历的青春,她的青春此刻正处于岁月的上游,在那里,小溪刚刚从山泉中生发,那股清浅而敏感地掠过林间的碎石,纤细而不加修饰地感受到各种美的、失意的、破碎又充满期盼的色泽、气味和湿度,好像荆棘上的玫瑰,好像玫瑰上的露珠,好像露珠上的亮光,好像亮光所折射的啾鸟鸣……这些声音和气味,像我这样“粗糙”的成年人是体会

不了了,或者说劳碌多年已无暇体会,再怎么体会都显得伤春悲秋的刻意。

但是年轻孩子还是羡慕中年人的,单只羡慕中年人增长的阅历,以及他们所认为的游刃有余,而绝不是羡慕我们的年纪。年轻人往往总是将这两者剥离开来,溪流羡慕河流的浩大,却忽略了越是宽阔的河流,就越是处于岁月的中下游。

中年所赋予的气质,让我们如同一个个脸色黝黑、脚背粗糙的渔夫一样撑着长篙,站在高高的船头上沿江奔腾而下,每天同样在忙碌,同样在烦恼,但忙碌而烦恼的往往是当下一件件具象的需要解决的事情——诸如前面有一个巨大的暗礁需要避开,或是这网鱼儿太过沉重而很难拉出水面。

只要忙完了就可以喘一口气,而这“忙完”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心理犒劳,就像下一次湍流前的平静,又像两个车辙之间生起的绿芽,能让我们在新的忙碌到来之前,心安理得地先享受一下这片刻的无所事事。而在这暂且的“无事”中,年少时那些浅浅的愁绪仿佛都摆在甲板上的阳光蒸发干净,休息都来不及呢,哪有时间为赋新词强说愁?我突然明白了从青春走向成熟,大概就是从珍惜这样大大小小的难能可贵的悠闲开始吧。

既然生活的本质无非泥沙俱下,不如现在取这片刻澄明的净水,我们先泡一盞茶来饮。至于河流会不会羡慕更为广阔的大海,我想是不会了,因为知道百川终究会汇入那包容一切的毫氍之境,而这一切不过生命的必然。那就珍惜岁月吧,就眼前,就当下。

转瞬幸福

一枚从楚辞里走出的水果,带着时空苦涩表皮的包裹,走到今天,一直都神气活现地穿行于字里行间,续写芸芸众生的新篇。

■ 老九

今年的父亲节时,许多群里都可见到在推送朱自清先生的名篇《背影》,也一下子点燃了我对这篇文章的记忆。其中,有一枚水果,飘拂沉浮在众人的眼底心中,这枚水果是橘子。

我不但在当代网文中见到这枚熠熠生辉的橘子,线下生活中也不止一次见到过。一个小伙对另一个小伙说:“我买几个橘子去。你就在此地,不要走动。”被说的人明白话中有话,或大度一笑,或拧住对方的胳膊逼其求饶。一旁的我也跟着他们笑。

这枚橘子是配得上用“经典”这样字眼的。这种拐了弯的玩笑,占点辈分的便宜,也无不说明该文章是多么深入人心。许多人读书时可能还没有品咂出这枚橘子的味道,大了,懂事了,才在生活中更加体会到这枚橘子中难能可贵的亲情。

我的父亲离我远去,去得太远了,而我如今更多是在扮演着父亲的角色。

说来,我们父子俩也正是文中父子俩的年龄段,各自所处地域也经常面临分别。我不知他眼中的我是如何的背影,而我看着他的背影,却是每次都看得意味深长,看得久矣。

我们的临别之际,我也好像从来都没有给他买过什么橘子,这会造成如果日后他写我,就没有这样的细节了,少了一个带浓重文化色彩的道具。

最近的两次父子分别,也都是在站台。一次是在苏州,一次是在海口。

苏州送别是在去年底,疫情的苗头已经在上海南京闲逛,不时瞟苏州一眼。他急着回海南,怕一旦封城就没法动身了,晚饭的饭桌上刚刚说起,他放下碗筷就用手机订票,看一眼桌上的生日蛋糕说,幸亏是提前过生日,否则,在苏州家中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。当即,他便选定了搭乘上海飞机赴海南的航班,我送他经地铁,直到火车站。

他进站前,我习惯地掏出身上的零钱,是用来平时买小菜的。有一张百元钱钞,还有几张二十元和十元的小额票,合拢不足二百元,全部塞进他的口袋。我对他说:“你奶奶对我说过,钱是国宝,贴身能辟邪,保佑旅途平安。”他没有反对,只是温顺地看着我,任由我动作,然后与我挥别。我望着他的背影,随行李进行安检,进入大厅,汇入茫茫人流。

路上渴了,买瓶水,或买点水果,零钞更方便吧?

第二次送别是上个月,按理是他送我,但结果更像是我送他。地点是在海口白沙门公园公交站。淮北不产橘子,海南也不产橘子,又是初夏时节,自然也不会有橘子介入。儿子与儿媳都有意开车送我到机场,是不愿意麻烦他们,我说公交车五元直接到机场,何必花费来回两个小时的时间和高昂的油费?他们尊重我的决定,由儿子骑电动车送我到公交车站。在公交站我拎下拉杆箱,整理双肩包,让他忙自己的去。临别时,我从口袋摸出两张百元钞,都有些皱,理理平整,给一张他,他有些想推脱。我不由分说,硬塞进他的裤子口袋。另一张,我塞回了自己口袋。这一次,是做父亲的踏上旅途,也需要国宝护佑。

我望着他骑电动车离去。他身旁路边是高高的椰子树,树上结有椰子,碧绿碧绿的,个头很大,是橘子体量的好几倍。

橘子真的是旅途携带的好水果,不大不小,剥食容易,亲人临别之际其跻身进来,更能给父子日后留下无言的记忆。只是于我,它总不是那么不乖巧,不肯在我们父子之间适时出现,让我没法借用它拐个弯儿,变通为舌尖上的阅读物。也罢,想他去年毕业后,就不肯再接受我微信转给他的生活费,他的自立意识极强;我呢,既照顾他的自尊,又变着法子支持他一点点。他刚刚成立个人工作室,万事开头难,手头紧,连招待人家吃顿工作餐也不那么爽气。海口热,家中空调也不大开,自然是想省电费。唉,一分钱难倒英雄汉,能以区区小钞聊表老父心愿,给远行的儿子绵薄的帮扶,较之酸甜的水果也差不到哪里去的。

一枚从楚辞里走出的水果,带着时空苦涩表皮的包裹,走到今天,一直都神气活现地穿行于字里行间,续写芸芸众生的新篇,让人感念不已。

橘

子

素色清欢

星星俏皮地眨着眼睛,山风吹散了农家的炊烟,农舍里亮起了温暖的灯。

卖核桃的老大爷

■ 毛庆明

那一年我去了河南山西交界的郭亮——一个景色绝美的悬崖上的村庄。但是郭亮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美景,而是人。巍巍八百里太行、五千年的华夏文明,孕育了聪明能干、质朴勤劳、精明慧黠的郭亮人。

那次旅行,让我结识了一个卖核桃的老大爷。那时,他已经70岁了,干瘦黝黑却精神矍铄。他的脸让我想起了油画《父亲》。认识他是游完郭亮村乘景区大巴返回南坪的时候。当时时间还早,我们几个看到一个指示牌,上面写着“磨剑峰”方向,就琢磨着去转转。刚好有个大爷在景区停车场卖核桃,我们就问他有没有车可以送我们去磨剑峰。大爷抄起手机就打电话联系,对方未接电话,大爷啥也没说就匆匆走了,留下了一车山货和我们几个游客。过了大约五分钟,大爷回来了,说没车了,车都不在家。我们这才明白他是给我们去联系车了。看大爷如此信任我们,索性就买他点山货吧。大爷很高兴,一边频频夹核桃给我们尝,一边推销:“我的核桃好,我卖核桃不少秤,别人一斤只给你们六七两,我给你们九两!”他的话,逗得我们哈哈大笑。我们说:“大爷,你把一车山货丢给我们,放心啊?”大爷朗朗地说道:没(mu)事(si)!我们笑得更厉害了。

天色尚早,我们和大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。郭亮村有个著名的景点崖上人家。站在崖上人家的场坪上,可看到“世界最险要十条路”之一的郭亮村挂壁公路,这段挂壁公路历时五年,由郭亮村十三壮士手工开凿完成,堪称公路修造史上的奇迹。我向大爷打听十三壮士的情况,大爷说,只能说以他们十三人为主,当年修建挂壁公路,郭亮村全村人都出了力的,不然仅凭十三个人,哪能完成这么大这么难的工程。

说话间过来一拨游客买核桃,大爷热情地请他们品尝。有游客质疑核桃的分量,大爷二话不说抓了几大把放进游客的塑料袋里。游客走了之后,我笑着提醒大爷:“您给添那么多,何止一斤啊,一斤半也不止啦!”大爷也笑:“山里的东西,不值啥钱,多添一点少添一点没(mu)啥事(si)!”

第二天我们徒步王莽岭。自南坪经磨剑峰上至王莽岭北门,一路上置身在白垩纪时代海水冲刷形成的岩层之中,仿佛能感受到亿万年前的海浪扑面而来。再从如画的昆山公路挂壁长廊下山,体会的是郭亮人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和大自然争斗的坚韧。回到南坪,我又看到了那位卖核桃的老大爷。他一眼就认出了我,直冲我招手,我跑过去,大爷摸出两个柿子塞给我,说:“家里树上摘的,攒过了,不涩,甜,你吃。”

郭亮是个穷山村,但是郭亮产的柿子、核桃、山楂,品质却是一等一的好。

城市

徐建军 摄



毛家奶奶让我看到,有许多爱的种子,撒播到了看不见的心田间。

■ 周建明

认识毛家奶奶一年整了。虽然一直无机会去看望她,但老人和蔼可亲的面容,常常浮现在眼前。

毛家奶奶本名汤瑞仁,曾随丈夫毛凯清在部队生活三年,后来回韶山老家务农耕田,并兼职村妇女干部。再后来,还曾担任过湖南省对外宣传部门义务接待讲解员。

最富传奇色彩的,还是她年近花甲始创业,到耄耋之年不退休,生意始终兴旺如一。而且,她还以特有的平台撒播爱的种子,在远近无数的心田萌芽,生长,开花,结果。

说来也是有缘,去年六月初,我随区政协组织的履职培训班,赴湖南大学学习。学习期间,辅导老师组织我们全体学员去韶山参观,瞻仰毛泽东故居。

我们参观完故居,已是正午时分,辅导老师安排我们全体学员就近去毛家饭店用餐。一路上,大巴车导游除了介绍毛家饭店的概况,还详细与我们讲述了毛家饭店创始人的故事,这个创始人,就是汤瑞仁,也就是毛家奶奶。

导游说,韶山的毛家奶奶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,几十年下来,许多饭店都物是人非,但毛家奶奶开的毛家饭店,像浏阳河上的一艘木船,规模格局变化不大,却始终在河水上面漂流,该划桨划桨,该扬帆扬帆,木桨划动四季碧波,船帆映照朝晖夕照。古稀之年她依然掌舵。耄耋之年她依旧扬帆。如今,她已经92岁高龄了,还能操持着毛家饭店及毛家集团的事业,并且,经常亲自接待来饭店用餐的远方客人。

不过导游说,能不能见着她,要看大家的运气,毕竟中国人说是“七十不留宿,八十不留饭”,人家如今都在向期颐之年靠拢了,不亲自来接待大家,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

大巴车停了下来,我们相拥在毛家饭店前合影留念。吃饭倒变成了次要的,似乎大家就是急切地要靠在一位想象中的慈祥老奶奶的襟前。大家齐声“茄子”后,回过身来看饭店,感觉这毛家饭店与相邻的农家饭店没有什么两样,也是以朴实可亲为基调。但走进大门,就有了异样感——这里来往的人们,个个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笑容是可以互相感染的!

餐饮大厅,背景墙上金色的毛主席塑像,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照片,那是毛主席1959年回家乡韶山时,和汤瑞仁一家的合影照。合影照的上方是一幅具有十分童稚气的毛笔字:“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”。这九个大字非常可爱,像出自一个天真孩子的学书手迹,或者是一个儿童在模仿某书法家的字体。一问,才知道那就是毛家奶奶的手迹。90多岁了,她还在学书法、学绘画,墨香不离左右。

正当我们轻松愉快地用餐时,一个白发老太太从门外进来。她精神矍铄,腰背挺直,步履轻盈。她径直走到中央,颇有明星范儿地向大家招手,用的是英语打招呼:Hello! 有人认出来了,喊了一声:毛家奶奶!顿时,餐厅内响起了掌声和笑声,气氛极其热烈。

毛家奶奶用带湘潭味儿的普通话说:“欢迎大家光临毛家饭店!毛家在经商,但毛家人不是商人;毛家在做企业,但毛家人不是企业家,毛家人就是‘为人民服务’的服务员。毛家饭店、毛家集团的发展,一切都离不开所有客户的支持和关心!”

毛家奶奶用双手向大家致意,让大家照旧吃喝,她呢,说到她的童年和青春,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度过的,吃过很多苦、受过很多伤,但幸运的是,家门外的富民政策,家室内有子女的孝心,她90多岁了还能做大家的服务员。

毛家奶奶说,毛家饭店在37年前起家时,是以一元7角钱做成本摆粥摊,慢慢地,浏阳河的水汇集到了长江,流向更大的天地。他们开起连锁网店后,他们的小木船扬帆闯世界,遍及到全国,投资更是跨越了多个行业。

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,正遇上金融危机,毛家饭店的小船板自然也面临狂风巨浪,可仗骨柔肠的毛家奶奶在集团内部鼓动大家,她说,我们账面上没钱,但我们有资产做抵押,就可以从银行贷款,我们可以将贷款捐献。于是,从银行贷款出来的300万元现金,从韶山冲流经浏阳河,流经洞庭湖,又从三峡逆流而上,带着老奶奶的深厚情谊,雪中送炭般送到了汶川的受灾同胞手中……

听到这里,我站立起来,向毛家奶奶致意。老人家也看到了我,她微笑着向我招手。瞬间,我感觉自己吃了毛家饭店的饭菜,长了智慧,也长了情怀。我在家乡也做过一些公益事业,但相比之下,我自愧不如。

回家后,我向家人讲述毛家奶奶的故事,还讲述了韶山见闻,尤其是那个老奶奶的情怀,她让我看到,有许多爱的种子,撒播到了看不见的心田间。

毛家奶奶